

廣
陽
雜
記(二)
話







廣 陽 雜 記

(三)

劉 獻 廷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雜陽廣
册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祥

廣陽雜記卷第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冰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僞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餉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管修防挑浚催餉。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沛縣現屬徐州同知。耑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

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與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與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

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閒。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

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擱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尙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舞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衡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

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過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慶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攜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爲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攜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

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會之亂。執兵扞賊。守圜圍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髯。黃山人。家繁昌。有峩溪外譜。尤悔庵爲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爲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爲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僞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

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巽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

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

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

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偉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口以間之，爲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閩閩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

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僞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僞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僞總兵劄。并以僞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

李登周顓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

韻爲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略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搃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壘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高齋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擲釣翁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爲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爲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爲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

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爲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爲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旛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于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爲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尙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鈇。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褒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爲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

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己、滕、臧、任、荀、僖、媯、娘、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鷗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卽位在乙酉，與所僞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卽失紀六年與。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向有鯀隄，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郊之理。

也。

天王天皇攷。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存義。巖頭全覲。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峯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敍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爲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

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爲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髡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髡字從毛乃今之斜髡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類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恆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爲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

朔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尙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爲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爲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龜。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漏。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篷索。舟中惟本錠四具。以纜沈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故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爲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瞽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揚雄甘泉賦。屬坻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僭地師爲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漢地仙也。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爲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爲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僞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卽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卽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瘦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卽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爲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卽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爲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爲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

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誄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峯燈史八卷。輯三峯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爲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峯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爲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僇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

今人以湖廣爲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爲三吳非。

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爲三晉者非。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爲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爲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

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爲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陽溝有書爲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爲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爲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爲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

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助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裨闔，裨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爲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券，冒自刃。券音圈，又音患，亦作案，皆訓爲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券，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券，丘權反，讀以爲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尙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鈕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

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麵。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草曰打稟。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誑。鬪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幃。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正也。音與雅同。詩大正小正。用此字。今借爲布段之正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僞。此个爲者个是也。今以僞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尙左。不復以右爲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僞尙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于義。

敬歷之敬即揚字。古通用。今人僞人居官曰久。中外屢踐者曰敬歷。即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敬作別。或寫敬作剔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字書作𠄎。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彜。𠄎。古巫字。巫主𠄎。古者以竹代蓍。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尙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熊。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虵。非熊。非熊爲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熊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卽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爲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

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今以學作饗宮。其字于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頡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饗當爲璜。字書雖收饗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爲正。詩召南于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吠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卽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僞父之舅。

弟爲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冢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尙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麪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醢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菹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匏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蝨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

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爲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爲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爲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弼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爲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爲房屋。謂渠渠爲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爲夏屋矣。

唐初溫大雅撰勸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暉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爲一人。口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

俾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等諸公耳。其他授僞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僞職爲巡撫。督標左營靳其功。受僞職爲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僞職爲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楊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爲生員易爲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爲僞東閣大學士。蔡□爲僞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爲僞中軍。趙得爲僞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爲漢陽府僞知府。易正印爲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爲賊所困。江兩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袒褐。漢書貢禹傳。袒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袒褐之褻注。袒褐之袒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眞宗朝史。共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爲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姓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嚴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贖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贖。爲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贖。其名逸不可攷。贖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稱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稱武官有媿贖。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僂頌語用。似有未妥。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爲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僞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爲人撰文。自僞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僞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爲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目。眚也。兆。灼龜也。二者書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爲朕。又倒爲朕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僞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廣陽雜記跋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三兩卷合爲二卷。四五兩卷合爲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爲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臯香丈。咸豐庚申失之矣。此本乃趙攜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門人誤孱入者。則刪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鮓 話

著 思 世 佟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家弟偉夫。筮仕恩平。去家七千里。音書間阻。至終歲不得一達。長枕大被。寧復容易乎。乙丑春。表叔眉山學士出撫粵西。招予同行。歸過恩平。聚首意外。恩平以彈丸黑子。奇測異敵。不可名狀。世傳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將近之。相對惆悵。不覺兩旬。人面則共驚蒼老。官方實無可砥礪。海天歲暮。雨雪載途。余與偉夫。徒增一番慟哭作別。但悔此行之多事也。茲抵皖寓竹深鍵戶。豈不爾思。情何能已。因念人世所不應有者。隨筆記之。得若干事。誠可悲可笑矣。時同韓子第七。李子文海。管子仲遂。飲白酒。啖鱸。鮮。昔陶母卻鮮。而恩平無鮮。可以奉親。偉夫一官冰冷。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鮮話耳。修世思儼若自識。

鮓話

恩平卽古恩州。古人遷謫地也。

清 遼陽佟世思儼若著

恩平屬肇慶。自肇慶南行。陸路三日可到。不能計途程。但終日在黃茅白葦中。行人裹飯。須足供三日。飢則啖之。渴則飲澗水。夜則宿風露下。沿途無居人。道路無行旅。羊腸不爲草沒者如綫。特不煩指南車耳。陸路艱於往來。行人多舟行。舟行不抵三水縣十里。便由私鹽窖入裏海。由九江甘竹豬頭山始離裏海。進江門。達新會縣。江門以西。一路小港。寬纔丈許。須候潮來乃可行。潮退則膠舟泥草間矣。過新會復行裏海。至下廟蜈蚣山。始入河。與新會小港同。亦不能計途程。大約所往之地。到則已矣。不得已以日計之。予自肇慶抵恩平。時值初冬。東北風大作。飽颿疾如箭。無頃刻停。尙須四日兩夜。約略殆八九百里也。裏海之水有進退。無上下。粵東無水不相通。有港皆通。海潮來則諸潮競進。搏激而成滂湃之勢。不相下也。潮去則各潮競退。潮水一退。勢若建瓴。一路忽逆流。忽順流。一日而再變。詢其長年。亦茫然無以應。長年終身此水中。此來則此逆而彼順。再者則曩之逆者順。順者逆矣。肇慶城下水自粵西來。浩渺如揚子江。已滔滔直抵虎頭門矣。私鹽窖以南高明縣水大亦如之。豬頭山下已洋洋無涯岸矣。過新會而長沙鎮。水又與高明縣水同。水哉水哉。一葦萬頃。不知身在何處。家在何處也。

繡花鍼王興者。李定國餘黨也。本朝定鼎。興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催科之法。止於扑責。興則殺擄橫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纔四千金。人丁除缺。纔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梃兮刃兮之下也。大兵勦興。興闔室焚死。鳳凰山。

恩平間於陽江新會間。予未到陽江。而往返於新會。新會田藉海潮灌溉。潮退則由地中行。潮起溢地上。者纔尺許。不多爲盈縮也。所以不事桔槔。不憂旱潦。平疇如掌。一望萬頃。如鋪錦。西行百里。稻盡而沙草無邊。人踪跡少。便入恩平界矣。

古人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予抵老君堂。去恩平陸路六十里。水路倍之。偶與李子槃十岸。行望西北。有古城一區。爲誦此章三過。不覺淚墮。

恩平城周圍纔六百四十步。計步弓三百二十步。門凡四。以亂石敗草塞其西北二。

山在城北者石神。城南者鳳凰。其在城西者大人。西北者君子。深林密箐。險惡倍於石神鳳凰。兩山嘉名。錫自何代。殊不稱實耳。

縣治內有溫泉二。土人有知之者。近沒於草。皆不可到。

石神山去城北三里許。遺礎屋基。直接石神山下。相傳昔日人烟叢集。商賈輻輳。今尙存破石樓一間。蓋王興餘燼也。

縣署無頭門二門。勉強向敗牆下設門一合。以蔽道路往來者。無大堂。有牆三面。橫以竹。覆以草。無棟梁。

門柱前令設木屏高五尺闊二尺有五以別內外偉夫孟浪撤而易以門再入步計步弓四步卽令君妻下榻處也。

學宮在縣署西久爲瓦礫場南門城下有三忠祠以草覆竹與縣堂埒先師木主寄焉偉夫減縮衣食就近基建聖殿三間及兩廡二門櫺星門又鑿地以存泮池之意別來兩月當奉先師歸廟矣。

廣文年已七十住草廬兩間不戒於火近日攜孫子還鄉矣。

士子無城居者來則跣足騎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著屐而後入每來謁偉夫必與飲食無一人知進退周旋之節者偉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親見偉夫以白面微髭之知縣教白頭諸生拜揖酬酢始終不成禮而罷焉。

城設千總一員督兵二十合兵民胥隸而計之通城不過二百人居民草屋高不過眉睫雞豚犬臥草中登城望之止有新建先師瓦殿與縣署中瓦屋三間堂皇相映耳。

縣署中瓦屋建自前令偉夫燕居飲食於此牆外蒼翠鬱鬱嬾嬾向人予始以爲竹旣以爲葭莩皆非也實茅草耳偶夫索予聯予書其壁曰此間不必花名縣畢竟如何虎渡河。

縣無志近日通志之役上司索志不可得諸生某藏舊誌一冊珍重不示人就其家鈔之必索謝偉夫以二金得二部一付志館一留筒中太守又更索一部偉夫以筒中者應之予到恩平亟欲一觀又費偉夫一金得一部僅百餘頁屠沽會計冊子耳殊深好事之悔。

百姓納糧。從不到縣。雖以便民之術。百計誘之。終不來。開徵則遣一隸一傭夫。傭夫。銀匠也。就欠戶之家。求之。或於虛上相值。必卑詞厚禮。哀懇之。喜則予以什一。否則羣起爭撻。或潛投蠱藥。飲食中。待藥發身死。捕之急。則逃往他邑。無室家顧瞻也。

北地趕集。此地趁虛。每虛相期月之一六日。聚四鄉之人於南門河上。啖牛肉。飲酒頭。糴糶稻穀而已。邑中書手多南海人。此外阜隸公人。無一人未嘗爲盜者。卽嗤嗤小豎。纔不過十許歲。亦必是盜子盜孫。非解散之盜。不入公門。若相戒然。此係大隱憂時和年豐。歲歲大有。僅博得此輩一馴謹耳。

偉夫聽訟庭鞠之下。土人作鄉語。彼此不得了。偉夫久於此間。或揣摩萬一土人卻絕不省官長話。一堂之上。重譯而後曉。若阜隸行杖。必白官曰。諒責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超知縣公出。胥役郊送。書手版曰。稟護。語言文字之妙。真無間然矣。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卽以亂椶縛雲板於下。此偉夫升堂號召胥吏之具也。夜間一老人身不滿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更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從來無倫序。但隨其與會耳。聞偉夫曩者怒命易之。詢通邑無可代者。因仍之。

近城百里無人跡。圍城皆草。偉夫立城上。懼其藏虎豹。取火擲城下。遂至燎原。四五日不熄。絕無民間廬舍之虞。夜起望石山野燒。一大觀也。

土地神不塑像。亦無廟。取地上石塊覆破甕下。

石神山祠在山之西。前人駕屋於斷崖上。土人亦但向斷崖下拜。兵火後。併數椽而無之。有傳石神山祈子屢應者。予念偉夫年將三十尙無子。乃扶筇登山。於荆棘中得舊碑一片。亦備載土人祈子屢應狀。因勸偉夫新其祠。偉夫謝不能。力強始就。計費三金。予濟其半。

偉夫近日留心篆籀。以豈有此理。草草及自家意思。自家知等語。鑄印皆極古雅。想見官有餘閒。庶幾作吏不俗。

通城無三尺許平淨地。處處皆瓦礫。生野慈菇於上。予與槃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跨下過。

偉夫洩任之初。城中無犬。犬有大如拳者。便烹食之。居民種菜。家止一株。土培瓦罐中。需次而食。先甲之老者。以待嫩者之老。地煖冬不凋。予謂恩平菜是木本。殆將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

土人號火酒曰酒頭。飲二兩輒腸痛如抽。偉夫因子飲。專人入廣州買蕪湖酒。以博阿兄之醉。予感其意。不忍狼籍。歸舟載之。度嶺抵皖。猶存十瓶。此酒之生入玉門關也。

虛中糶糶。多用古錢。皆唐宋以還法物。

城內多鷓鴣。署內種甘蔗成林。予到來兩旬。但與偉夫默坐飲蔗漿。聽行不得也。哥哥而已。

恩平產蔗。尙有柑子可食。餘惟酸澁不可入口之羊桃耳。偉夫因子來。購紅膏蠟黃鰕。對以果老饜之腹。悉得之鄰邑陽江。他如覓寸絲尺布。必遣人於九十里外之長沙。長沙新會屬鎮也。

通城中止有樹二株。一柚子樹。在城隍廟。一佛桑樹。在縣署中。樹雖少。喜較他處所有不大雷同耳。土人無論男女皆不著禪。以絡麻布數尺圍下體。

水桶用二陶器。以橫木二段作人字式。置器中。活機括。以便出入。此恩平人絕世聰明也。土人無釜。家家以瓦瓶煨飯。呼爲砂包。

牛可代馬。竭終日之力。可行六十里。明日便不能再行。冬仲燕子不去。豈辭巢後得得來此耶。